

潘菲洛夫著

磨刀石農莊



潘菲洛夫著

磨刀石農莊

第三部

金人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磨刀石農庄

潘菲洛夫 著

金 人 譯

*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

京 華 印 書 局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 : (509) 字 數 288 千

開 本 33.5'' × 46'' 1/32 印 張 11 3/16 插 頁 4

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30001—13000

定 價 6 1.20 元

第三部

第一章

一

花園里的空地上燃燒着幾個火堆。火堆的光亮映照許多皺皮的老橡樹和白皮的樺樹，火堆附近的小坑里面的稠密灌木叢也被引着了，反光遠遠地照射到臭船塢旁邊的山坡上。火堆旁邊一點——許多皺皺巴巴的桌布上堆着吃剩下的面包、咬過的黃瓜、油污的空鍋子、茶碗、玻璃杯、裝酒的瓶子罐子，公社社員們正在附近像狂舞的旋風一樣亂轉：跳舞，唱歌，有人跳過熊熊的火焰，——花園里充滿了呼喚、尖叫、手風琴的放肆聲調。施良加像一只肥鵝鼓動着翅膀一樣，在遊戲場的當中，擺動着新上衣的下擺，跑來跑去。他根本不會跳舞，他用右腳踏踏，又用左腿跳跳，這條腿連彎都不會打，就像是麻木了似的，從下向上揮舞着雙手，好像是在吓唬什麼人。

『嗚呀！嗚呀！我的青春跑到哪兒去啦！』他嗚嗚呀呀地叫着，打算重新抬起腿再跳一下子。米琪卡·司皮林也不甘心落在他的后頭。他的帽子也不知道丟在什麼地方了，他的禿腦袋忽而鑽了出來，忽而又鑽進人群里去。

『客人……我是客人……我可要顯顯本事啦！』他喊叫着，像一只小燕子似的在施良加旁邊亂轉。

叶披哈·常彩夫也在这兒發瘋。他因為腿腳軟弱不能跳舞，就在場子上爬來爬去，像餓狗一樣

嗥叫：「後來就跪着，用一只手撐住地，用另一只手乱扔几个空瓶子，把它們都扔在一棵老橡樹上，砸得粉碎。」

『叶披哈！叶披希加！』安楚尔珈·庫杰亞洛娃朝他吆喝着，憤怒地用一只大手巴掌照着他的后腦勺子上一拍。『你別在花園里造孽啦！會划破孩子們的手。』

『滾開！』叶披哈哼唧唧地說。『滾開，我是個淘氣鬼！』

安楚尔珈捧住他的屁股，他因為兩條殘廢的腿不能活動，就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子似的拚命從她的手里向外掙扎，但是安楚尔珈把他扔到一堆灌木叢里，就大踏步往公社社員那里走去了。

『看你敢不敢再過來，你只要敢過來，我就給你一家伙！』她恐嚇地說。

叶披哈又嗥叫着，在場子上爬來爬去，抓撓女人的大腿，——他在瘋狂的、人人滿頭大汗的、對於自己的瘋狂感到很快活的人群中間，顯得很是渺小。

從另一頭——從新娘子那一面——又走過來一群人。一個青年拖拉機駕駛員攙着潘諾夫·達維德加的小女兒的手從那里走過來，小姑娘輕輕地哆嗦着。許多客人，朋友——男女社員們，在他們面前跳啊，唱啊，轉來轉去，只有穿得干淨整齊的、渾身像天鵝毛一樣雪白的卡泰老太爺，跟包格丹諾夫擁抱着，在大家後頭慢慢走着。他搖搖晃晃地走着，一面用一只軟弱的小手巴掌也不知道是對什么人吓唬着，一面埋怨着自己的命運。尼珂萊·費里亞金滿身挂着各色的破布片和向日葵腦袋，在大家的前頭蹣跚着腳。達維德加使勁抓住他的一只手，對着他的耳朵喊叫道：

『這就是結婚禮，米珂萊。你知道：我是嫁閨女呀。噢呵！我的大閨女菲妞希珈說：「我要去學習。」可是這個剛滿十七歲的小閨女，倒跑來向我要求：「把我嫁給伏洛吉加吧。」我有啥办

法？我啥意見也沒有。」

『她們如今才不會來征求你的意見呢！你等着吧。』

『她真跑來朝我說過。不信你去問問俺的娘們兒！』

『別胡說啦！』尼珂萊向前一沖，又跳起來，高唱着：

……一個和尚念了一輩子經，

老年的時候忽然動了春情：

他看上了一个尼姑……

『停止！停止！』他忽然停下了不唱了。『咱們的頭目沒有啦。頭目不見啦！』

跳舞和歌唱都停下來了。大家都明白這是說的什麼人，但是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這時候尼珂萊、裴里亞金和卡泰老太爺離開了人群，確信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，一定可以把頭目找回來，他們向寬溝跑去。

寬溝已經大喝了三天。不管是男人、婦女、姑娘，還是小伙子——大家都在大喝。不管是在屋子裡、板棚子裡、場院上、烤麥棚裡、阿萊河岸上、澡堂子的脫衣室裡、蕁麻溝的大坑裡，還是院子旁邊的大街上——到處都在大喝。村子裡充滿了混亂的歌聲，充滿了對青春和難以實現的幻想的懷念，充滿了哭號和叫罵。好像全村的人都在慶祝一次集体的莊嚴的結婚典禮。泥瓦匠叶果爾·顧

① 米珂萊是尼珂萊的詛稱。

② 菲妮希加是菲妮亞的愛稱。

③ 伏洛吉加是伏拉吉米爾的愛稱。

瓦耶夫在这次狂歌酣舞中喝得，吃得，鬧得比一切都凶。到处人們都在攆他——把他从屋子里，从農業公社里，从澡堂子的脫衣室里赶出來，但是他突然之間又出現了，从桌子上抓起一瓶伏特加，一边走一边喝，用袖子擦着臉，又跳舞，又翻跟头，使大家乱成一片。大家都憤怒地，厭惡地打他，把他从場子上攆出去，但是他又硬闖進來，喊叫着：

『閃開一條大道：顧瓦耶夫來啦！』

这一切是怎样發生的，誰也說不明白。大家只知道一件事：前一天基里爾·日达尔金駕着馬奔馳了一回，把馬車的后輪子失落以後，就飛跑到酒袋街的寡婦酒販子家里去了。他的許多从前的朋友都乘机跑到这里來，为了欢迎他就大喝起來，黃昏以前都拥挤到人民文化宮旁边去。身材高大，頭髮乱蓬蓬的基里爾·日达尔金爬到一個土坡上去，被風吹着，大劈開兩腿——一声不响地把大家打量了半天，好像是想要講話。

『演說，他要演說啦，』匝哈尔·卡塔叶夫警告大家，他竭力給基里爾整理着身上的襯衣。

基里爾又把大家、一排排的房子和匝哈尔打量了一會兒，好像是头一回看見这些东西，随后就搖晃了一下身子，全身挺直，像打雷一般喊叫道：

『哎呀！喝吧，跳吧：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！』

就这样开始啦。

于是農民家的糧食柜都打开了，糧食像流水一样向市集上跑去，換伏特加，把大羊、小羊、小牛都赶到市集上去，裝着紙幣的小包也都解开了，寬溝人也都喊叫着：『喝吧，跳吧：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！』拚命大喝起來，寬溝像一個喝醉酒的披头散髮的妇人一样，鬧得天翻地復。鄰近的村庄

也跟着寬溝干起來了，隨後酗酒又向更遠的地方傳播開去，像大火一樣，席卷了整個地區。

這些日子，基里爾生活在一種非常苦悶的烏烟瘴氣的狀態里。他為了借酒澆愁，為了發泄委屈，為了擺脫苦惱，喝了很多酒，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。有時候他也很想像他從前那些朋友那樣墮落一下子：像他們那樣調戲女人，像他們那樣打架，但是就連這種事也干不出來了，他好像傻子一樣，什麼也不想，任憑別人擺布，一處一處地跑過去，大吃大喝。

有一回他跑到馬爾凱爾·貝珂家去了。馬爾凱爾拚命喝了很多酒，一面用蜂蜜款待着客人，一面甕聲甕氣地說道：

『喝吧，基流沙，你是我的老鄰居……如今哈都是老樣子啦——你是老樣子，房子是老樣子，天地也都是老樣子啦。喝吧：反正哈都要叫他們搶走的。』

『一定的。一定要搶走的，』基里爾的形影不離的伙伴，匝哈爾·卡塔叶夫引逗着他說道。『一定的。』

『所以我才說這話呀！』馬爾凱爾把胸膛靠在桌子上，傷心地哭起來。『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：如今還有誰能去看護蜜蜂啊？』

他生平還是頭一次這樣大喝，他喝得大醉以後，覺得自己成了一個这样的人——手和腳都不聽他的話了，耳朵里嗚嗚叫着——他就要這樣等着進棺材了。他一面用腦袋撞着桌子，一面哼哼着說：

『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。母雞！像母雞呀！』他用手指着窗戶外頭。

有幾只毛被拔光的、光腿的母雞，伸着長長的、像長了麻子一樣的脖子，好像對自己的光禿禿

的樣子覺得很難為情，縮成一團，在院子裏踱來踱去。三年以前馬爾凱爾曾經用櫻桃浸了一大瓶子酒。現在，因為歡迎基里爾，把酒喝掉，櫻桃就扔在院子裏，几只母雞把櫻桃吃了下去，一會兒它們就都醉倒在地上，腿向上翹着，老太婆斷定：母雞都醉死啦，——就把它們的毛拔光，把它們扔在板棚的外頭。但是它們又都醒過來，回到院子裏來了，使馬爾凱爾的喝醉的腦子受了很大刺激。

『呵呵呵！』基里爾大声笑着，模仿着馬爾凱爾的話：『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：如今還有誰能去看蜂蜜蜂啊？母雞！像母雞呀！』他又更加荒唐地大喝起來，同時也略微意識到在寬溝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他用茶杯喝伏特加，又對着瓶子口喝，用糖罐子喝，他把酒倒進碟子，把面包揉碎放進酒里去，像喝面糊一樣喝下去，使大家都覺得很吃驚。

『真像阿爾塔蒙，像你的死鬼爺爺，成大桶地喝酒，』叶果爾·顧瓦耶夫很驕傲地誇贊着說。『他把一桶酒放在自个兒面前，一口氣喝完，然後就用拳頭打人……他一舉手——就像鐮刀割庄稼一樣把人給打倒啦。他也不相信教會：那時候他就是蓋（革）命家啦，』顧瓦耶夫吧啞着兩片厚厚的、幾乎常常是破裂着的嘴唇。

基里爾突然從桌子旁邊站起來，不顧馬爾凱爾的勸告，只管走到河岸上去，許多游手好閑的人都拥挤在那裏。他這時也跟許多庄稼人比賽起拳斗來，把他們像羊崽子一樣舉起來，從腦袋頂上扔過去；他在河岸上拔起一棵小楊樹，又把幾個婦女扔進水里去——就是這樣干法：他把她們抱住，像扔母雞一樣，把她們從岸上扔下水去；等到怒氣沖沖的丈夫向他進攻的時候，他就親熱而又溫柔

地笑着，把他也抱起来，于是丈夫也就跟着老婆飛進河里去了；基里尔在人群中間亂撞着，和許多庄稼男女糾纏成一团，他自己也摔進水里去，咕嘟咕嘟喝着水，噙着，大声喊叫：

「哎呀呀！喝吧，跳吧！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！」

「喝吧，倒吧——往桌子上端呀，」叶果尔·顧瓦耶夫随声附和着說，用兩只長長的手巴掌往瘦腿肚子上一拍，他緊緊地追在基里尔的後頭，就像一只哈吧狗走路的時候緊緊地跟着主人一樣。

不過今天基里尔却是坐在尼基塔·古里揚諾夫家裏了。尼基塔足足跟了他兩天，引誘他上自己家裏來，央告他說：『我宰了一只羊……專為你宰的，基里尔·塞納丰推奇……外甥，別叫我委屈死啊！』現在基里尔在他家成了尊貴的客人，屋子裡擠滿了邀請來的和沒有被邀請而自動跑來的客人。客人坐在桌子的周圍，坐在床上，有些人跳到長凳子上，大家都拥挤得水泄不通，一同喝酒，大聲唱歌，拚命地你喊我叫，哭号，叫罵，跳舞，不斷地把基里尔从桌子旁邊拉出來，擠成一個小圈子，於是基里尔就抱住幾個女人亂蹣脚，把放滿茶碗、玻璃杯和碟子的桌子震得直搖晃，隨後他又坐到凳子上去，又像馬一樣喝得很多。

伊里亞·古里揚諾夫和濟茵珈沒有參加這次的狂欢。據說，他們倆有事上伊林市去了。普拉庫希契夫是在附近幾個村子里游逛的，他也不是一個人游逛，是跟一個裝瘋賣傻的神甫在一塊兒，他還說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寬溝去。隨他的便吧。至于伊里亞的老婆叶麗珈，却和另外一些人一塊兒站在長板凳上，唱歌，蹣脚，揮舞着一條从她結婚的時候就保存下來、直到現在都沒洗過的骯髒的

褪色头巾，眼睛不住地死盯着基里尔。

「这是一个难斗的娘們兒！」基里尔毫不客气地朝她揮着手。

叶丽珈急忙跳下來，跟他一塊兒坐在凳子上。基里尔用眼睛盯着她。她臉色灰白，她的濃密的睫毛毛哆嗦着，臉蛋子上出現了許多紅點，好像是被針扎的。紅點越變越大，越來越向外擴張……于是叶丽珈的兩個臉蛋子上就布滿了驚恐的紅暈，兩只眼睛好像更加深陷進去，罩上了一層青色的眼圈，是兩只灰色的和明朗的眼睛。不錯，不錯，這就是那個叶丽珈——風流的、伶俐的姑娘。几年啦？八年啦。八年以前，他從紅軍里回家來看望，在蕁麻溝遇見了她。那時候她似乎不是在走路，倒像是在頑皮地跳着，往一個土坑里走下去，而且非常溫柔地朝他笑着，因此他也就胡里胡塗地迅速地把她抱住，抱到一叢野紅莓里面去了。

那時候她和伊里亞結婚才一年。

「叶蓮珈，你真好看啊！我實在想念你，」他低低地說着，從盤子里抓起一個西紅柿，低頭下去，以為她一定會一聲不响地扭过头去，或者為了面子的關係，說几句婦人的粗野的玩笑話。

「我也想你，」叶丽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低低地說。「基里尔·塞納丰推奇，我差一點兒沒有跟伊里亞打鬩刀：他打我……他勾搭濟茵珈，因為濟茵珈有幾個箱子……」

「是嗎？那麼你就跟我走吧。你們大家都愛，因為你們是俺們的鮮花。」

「頂好我能跟你走……爹，親爹，」她一看見大家都在注意他們倆，就猛然轉身朝着尼基塔說：「親爹，你跟基里尔·塞納丰推奇干一杯吧。」

尼基塔把腰帶解開，熱得滿臉通紅，忽而把右手的袖子卷起，忽而又放下去，露出進起的青筋，

好像是准备和誰打架似的，响亮地說：

『叫我上一百塊錢的稅。上一百塊！为啥，干啥？請答复俺們，基里尔·塞納丰推奇。俺們把你培养成一个人物，你倒逃到「磨刀石」上去啦。請答复俺們！啊啊啊！列寧的道路是很好的，不过向这条路走去的小路叫他們給堵住啦。瞧，米琪卡·司皮林和共產黨員們都不干好事。共產黨員應該是干净人，要像小孩子的眼泪一样。可是他們呢？看看我……这两只手。把靴底子翻过来和我的手巴掌比比看，』他翻过手巴掌來，露出那已經被太陽晒得永远变成黑顏色的皮膚，僵硬的手指头都伸不直了。『这是我的两只手，我的受苦受难的手啊。』

『那么你就别干活啦，』匪哈尔·卡塔叶夫眯縫着眼睛說。『别干活啦。你知道嗎，如今有这样一种人——假借苏維埃政权的名义到处乱翻騰一陣，就靠这个过日子。你也去乱翻騰吧。』

『他們家里吵翻了天啦，他們都不願意在一塊兒过日子啦。所以我的情緒也低落啦。我快死嘍。』尼基塔搖搖晃晃地，像訴苦一样低低地說：『他們說，我的規矩太厉害。我就对大伙兒說，苏維埃政权是不会答应破坏我的家業的：它是主張过大家庭生活的。』

許多人在旁边跳舞、喊叫、跺脚，趴在窗戶上和門上，后屋里挤得满满的；他們要伏特加，有几个妇女正在院子旁边哭，那里有人正在打另外的人。

『你們要分家嗎？』基里尔問。

『是的，』叶丽珈把眼睛低垂下去，又抬起來看着尼基塔，这时候眼睛已經帶着凶狠的、刺人

的神情了。『我要上大道上去，我寧可用自己的手指甲掘三年，掘個土窖住，也比跟着這個紅毛鬼過一輩子好得多。』

『掘土窖嗎？還是搞個人的家業呀！』基里爾撫摸着她的一只粗糙的、硬幫幫的手，這只手从膝蓋上滑開，搭拉下去了。

『為啥他們把我當做積極分子？』尼基塔吵嚷着說。『為啥？我頭髮都白啦……政權是不會答應破壞我的家業的。我是一個種籽改良家。我的燕麥是「涅干種」。他們跑來，問這問那，問我不是教授呢？我還搞來一種土豆子叫「總是好——好」……』尼基塔咳嗽着，喉結鼓了出來，額上的青筋鼓得高高的，都發了青。他抓住胸膛，因為咳嗽不出來，臉色漲得灰白，好像是被人推了一下，向下一沉，坐在長凳子上了，好像只要朝他吹一口氣——他就會像蒲公英的絨毛一樣飛散掉。

『你搞來的土豆子叫「總是好種」，』匪哈爾對他暗示着說，也不知道是在嘲笑，還是在提意見，又找補着說：『你還是把全部家產都給他們吧……真的，都給年輕人吧。』

『你說的是胡塗話，哈爾哈爾·華維雷奇，』尼基塔緩了一口氣說，輕輕地把一瓶伏特加藏到背後去，不叫客人們的貪婪的眼睛看見。『這樣會使我更加要多操心；憑良心說，我實在不願意叫別人受委屈。請問問她，問問兒媳婦，』他指指叶麗珈，『我從來沒有動過她一指頭，從來沒有罵過她一句村話。』

『我不叫哈爾哈爾，尼基塔·謝苗內奇，我叫匪哈爾，』匪哈爾插進去說。『我叫哈名字你也忘記啦！請你听我的忠告：把一切家產都給他們，你每月向他們要十塊錢，——你就會過地主一樣的舒服日子啦。要是不听我勸你的話，你很快就要餓死。』

尼基塔搖晃了一下，喘了一口氣——顯然，他把這個有誘惑性的意見聽進心里去了，但是他沒有露出來，仍舊嚷嚷自己的那套話：

『我再也不當積極分子，再也不當種籽改良家啦。』

『你還是當吧！他們還要向你剝削三百塊錢呢，』匪哈爾嘲笑着，攻擊他說。

『我再也不干啦，』尼基塔發起狠來，氣沖沖地說。『你們的農業公社我也不參加。砍掉我的腦袋，我也不參加。我把哈都隨風扔掉，我情願只剩一個光棍兒！』

誰也沒有注意到基里爾，他輕輕拉了拉叶丽珈，搖搖晃晃地走到院子裏去。黑夜在涼氣中間顫抖着。基里爾在板棚附近抱住一根柱子站了半天，尼基塔·古里揚諾夫的話，醉漢的吵嚷聲還直在送到他的耳邊來。板棚旁边的角落里蹲着一个人，低低地垂着腦袋，單調地唱着：

在青青的樹枝兒上啊，

黃鶯咬兒咬兒唱歌呀……

那个人唱完一遍，又从头唱起來。

『好一个唱歌大家，』基里爾心里暗笑，又隔着窗戶傾听着匪哈爾的話。

『你坐一會兒吧，尼基塔·謝苗內奇，』匪哈爾說得很快，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。『叫我再稍微想想看。哎呀，人心太狠啦！搞這種玩意兒。如今我只好委屈屈屈地死掉啦。有時候我就這樣抓住自个兒的頭髮，連根拔起來：要是我能再年輕二十歲就好啦，哎呀，那么我就能按照另外的樣子來生活啦。不行，這是咋的也办不到啦。可是你瞧——也有人苦惱，年紀輕輕的，可是他苦惱。我說：傻子……你要干啥，你本身就是金子呀。』

「怪人，」基里尔随口說，繞过柱子去，竭力想看清匪哈尔的全身。

匪哈尔像一只怕冷的小鷄，身子縮成了一团，急急忙忙地說道：

「一个人是不会生下來就会走的。一个小猪可是生下來就会走，一个小猪崽兒从母猪的肚子里一鑽出來，就乱蹦乱跳。但是小猪的一生只有五年。然而咱們人應該懂得——就是割一个小疣子也是疼的，何況咱們眼下是在过海呢。从前有一个学者說摩西知道啥时候海水要泛濫了，于是就把老百姓都送到干地上去……就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抱怨他。如今也是因为海水要泛濫啦：布尔什維克喚叫咱們走到干地方上去，可是咱們直往后退。請您記住我說的这些話。噯，噯，要是能用斧子把你們身上的硬皮砍下來就好啦……」

匪哈尔說了半天，夾雜着些俗語和玩笑話。人們都不作聲，連基里尔也听他說得完全忘掉自己是什么跑到院子里來的了。但是这时候有人摸了摸他的肩膀。他轉过身來。叶丽珈在黑暗里面站在他的面前，板棚角落里的那个人仍旧蹲在那里唱：

在青青的樹枝兒上啊，

黃鶯兒歌唱兒歌呀……

「这是叶果尔·顧瓦耶夫。这是他喜欢唱的歌。他能一直唱到明天早晨，」叶丽珈輕輕地笑着，低低地說。「他只要一喝酒，就要唱樹枝兒歌。」

「叶蓮珈，」基里尔用兩只長胳膊摟住她的整个身体。

「我可不干，」叶丽珈扭过头去，向四周看了看，后來一挺身子，又扭扭捏捏地吊住了他的脖子——瘦瘦的、弱不禁風的叶丽珈，就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，——随后她又向后一退，在黑暗